



卷一

酒政的夢——我夢見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樹，樹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發了芽，開了花，上頭的葡萄都成熟了。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擠在法老的杯裏，將杯遞在他手中。

膳長的夢——我在我的夢中見我頭上頂着三筐白餅，極上筐子裏有為法老烤的各樣食物，有飛鳥來吃我頭上筐子裏的食物。

法老的夢——夢見自己站在河邊，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美好又肥壯，在蘆荻中吃草。隨後又有七隻母牛從河裏上來，又醜陋又乾瘦，與那七隻母牛一同站在河邊。這又醜陋又乾瘦的七隻母牛吃盡了那又美好的又肥壯的七隻母牛。法老就睡醒了。他又睡着，第二回做夢，夢見一棵麥子長了七個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，隨後又長了七個穗子，又細弱又被東風吹焦了。這細弱的穗子吞了那七個又肥大又飽滿的穗子。<sup>#</sup>

---

<sup>#</sup> 注：——舊約《創世紀》。



卷二

# 第一章

—

一天的秋末，黃昏的秋末。黃昏裏的落日，在豫東的平原上，因着黃昏，它就血成一團，漫天漫地紅着。鋪紅着，就有了秋天的黃昏。秋天深了，寒也濃了。因着那寒，村街莊頭，也就絕了行人。

狗回窩了。

雞上架了

牛棚裏的牛，也都提前臥着了暖。

莊裏的靜，濃烈的靜，絕了聲息。丁莊活着，和死了一樣。因為絕靜，因為秋深，因為黃昏，村落萎了，人也萎了。萎縮着，日子也跟着枯乾，像埋在地裏的屍。

日子如屍。

平原上的草，它就枯了。

平原上的樹，它就乾了。

平原上的沙地和莊稼，血紅之後，它就萎了。

丁莊的人，他就縮在家裏，不再出門了。

爺爺丁水陽，從城裏回來時，黃昏已經鋪在了平原上。拉他的長途車，從滄縣開過來，又朝遠處的東京開過去，把他留在路邊上，像秋天把樹葉丟在路邊上。通往丁莊的路，是十年前丁莊裏家家、人人賣血時，修下了的水泥路。爺就立在那路旁，望着眼前的丁莊村，風一吹，一路模糊的腦子有些清醒了。一路沒有明白的麻亂有了頭緒了。就明白，他一早離開莊，坐車到城裏聽上邊的人說了半天模糊的事，在通往丁莊的路道上，有些日出天晴樣靈醒了。

靈醒了有雲就有雨。

靈醒了秋深要生寒。

靈醒了十年前賣血的人，今天必會得熱病。得了熱病就要死，就要樹葉飄落一樣下世了。

熱病是藏在血裏邊。爺爺是藏在夢裏邊。

熱病戀着血，爺爺戀着夢。

爺爺每天都做夢。三天來爺爺每天都做同一個夢，夢見他先前去過的滄縣城裏和東京城裏邊，地下的管道和蛛網一模樣，每根管道裏都是流着血。那些沒有接好的管道

縫，還有管道的轉彎處，血如水樣噴出來，朝着半空濺，如落着殷紅的雨，血腥氣紅豔豔地嗆鼻子。而在平原上，爺爺看見井裏、河裏的水，都紅豔豔、腥烈烈的成血了。所有城裏、鄉下的大夫們，都在為熱病放大悲聲地哭，卻每天都有個大夫坐在丁莊的街上笑。日光金黃，丁莊裏安安靜靜，莊人們關門閉戶，可那個中年大夫，穿一身雪白大褂，把他的藥箱放在腳邊，然後，然後他就坐在莊街上的老槐樹下面笑。坐在槐樹下的石頭上笑。哈哈笑。大聲地笑。那笑聲金光燦爛，朗朗當當，震得莊裏的黃葉紛紛下落，如秋風在莊裏不停歇地吹拂一模樣。

做完了夢，上邊就召爺爺去縣上開會了。丁莊沒村長，就讓爺爺替着開會了。這一開，一回來，爺爺他明白了一連串的事。

明白了一是熱病其實並不叫熱病，它的學名是叫艾滋病；二是只要當年賣過血的人，那時候十天半月間，有過發燒的，今天必是艾滋病；三是有了艾滋病，先來的症狀和十年、八年前一樣，和感冒發燒一模樣，吃點退燒藥，燒退了，人就回了原樣兒，然在半年後，也許三、五個月，那病發作了，渾身沒有力氣了，身上生瘡，舌頭潰爛，日子就枯乾得沒有水分了。人熬着，三個月至半年間，也許你能撐上八個月，可你很難撐過一年整。然後，然後你就死掉了。

和樹葉飄落一樣死掉了。

燈滅了，人就不在世上了。

爺爺明白的第四個事，是這不足二年裏，丁莊每月都死人。差不多家家都死人。一連死了四十幾個人，莊頭的墳，如臥在田野上密匝匝的麥捆兒。病的人，有的以為是肝炎，有的說是肺上有影兒，有的肝、肺都好着，就是吃不下一口飯。半月後，人餓得如了柴草樣，三朝兩日吐血，或吐出半盆兒血，人就下世了。和樹葉飄落一樣死掉了，燈滅一樣不在世上了。那時候，都說他或她是有了胃病了，有了肝病了，有了肺病了，其實間，這都是熱病。都是艾滋病。明白的第五個事，是原來熱病都是外國人的病，城裏人的病，心行不正的人才肯有的病，現在中國也有了，鄉下也有了，有病的都還是正派人。而且是一有一大片，如蝗蟲飛過莊稼地，一飛一大片。六是有了這病必得死，是人世上的新絕症，花多少錢你都治不癒。七是這病其實也才剛開始，大爆發要到明年、後年才來到。那時候，死個人就像死隻麻雀樣、飛蛾樣、螞蟻樣。現在死個人像是死條狗。狗在世上比飛蛾、麻雀貴重得多。八是埋在爺爺屋後牆下的我，剛過十二歲，讀了五年書，我就死掉了。吃個蕃茄我就死掉了。在莊頭撿個蕃茄一吃我就死掉了。毒死了。半年前我們家的雞被人下藥毒死了。又過一個月，我娘餵的豬在莊街上吃了誰扔的一段蘿蔔死掉

了。再過幾個月，我在莊頭上吃了人家一個蕃茄死掉了。那蕃茄是誰放在我下學的路邊石頭上的一個毒蕃茄，我一吃，滿肚的腸子就如用剪子剪着樣，沒走幾步就倒在了莊街上，待我爹跑着把我抱回家，放在床上我就口吐白沫死掉了。

我死了，可我不是死於熱病或說艾滋病。我是死於十年前我爹在丁莊的大採血。買血和賣血。死於他是丁莊、柳莊、黃水、李二莊等十莊八村最大的血頭兒。是個血頭王。我死的那一天，我爹沒有哭，他坐在我身邊吸了一根煙，就和着我二叔，一人拿了一張鋒利的鋤，另一人，拿了一把閃着光的大砍刀。兩個人立在丁莊中央的十字路口上，嘶着嗓子喚，嘶着嗓子罵：

我叔喚：「有種的出來啊，別他媽躲在暗處下毒藥，出來看我丁亮不一刀劈了你。」

我爹拄着鋒利的鐵鋤罵：「看我丁輝有錢沒病就眼紅是不是？就嫉妒是不是？我丁輝日你們祖先八輩子，你們毒死我家雞，毒死我家豬，還敢給我孩娃下毒藥！」

一聲聲地喚，一聲聲地罵，從午時罵到大天黑，也沒見着有人出來接我爹的話。接我叔的話。

到末了，就把我埋了。

也就埋掉了。

因為我才十二歲，還不是成年人，依規矩，不能埋進祖墳裏，爺就抱着我的小身子，把我埋在了他住的丁莊小學的屋後邊，在窄小的白木棺材裏，放了課本、作業和寫作業的筆。

爺爺讀過書，在學校管敲鐘，有一身語文氣，莊裏人都叫他丁老師，他就在棺材裏又給我放了故事書。故事選。還有幾本神話和傳說。還有字典和詞典。

然後呢，然後我爺沒事了，就會立在我的墳前想，莊裏人會不會再給丁家下毒呢？會不會再給他的孫女、我的妹妹英子下毒呢？給他剩下的孫子、我叔家的小軍下毒呢？就想讓我爹、我叔到莊裏每家每戶都去給人家磕個頭，求人家千萬再別給丁家下毒了。別讓丁家斷子絕孫了。這想着想着間，二叔也有熱病了，他就知道叔的熱病其實是報應，是替我爹買血、賣血得了的，就不想着我叔去給丁莊各家磕頭的事，只想着讓我爹去各家磕個頭的事。

還有九。九是爺爺明白了一年、二年後，熱病會在平原上大爆發。會在丁莊、柳莊、黃水、李二莊，和別的千村和百戶，洪水氾濫一樣大爆發，黃河決堤樣從百莊千村捲過去，那時候，死個人如同死隻螞蟻樣，死個人如同落下一片樹葉樣。燈一滅，人就不在世上了，和樹葉飄落一樣死掉了。那時候，丁莊人差不多就要死盡了。丁莊就

要從這個世上消失了。丁莊人像一棵老樹上的葉，先萎後黃，最後嘩嘩啦啦全都落下來，一陣風後樹葉和丁莊樣不知哪去了。

丁莊和樹葉樣不知去哪了。

再是十。十是上邊讓立馬把莊裏的病號都集中起來住，怕熱病傳到沒有賣過血的人身上。說：「丁老師，當年賣血時，你家老大是血王，今天你就出點力，出面把丁莊的病人都集中到學校去住吧。」聽了這樣的話，爺爺默了大半天，直到現在心裏都還滿是說不出的味。到現在，一想到我死了，爹是平原上的血王時，爺爺就想讓爹在莊裏挨家挨戶磕個頭，想讓他磕完頭了去死掉，投井、服毒、上吊都可以。

立馬就死掉。

只要在莊人面前死掉就行了。

一想到讓我爹在全莊人面前磕個頭後去死掉，爺爺驚一下。驚一下，我爺就往莊裏走去了。

就往我們家裏走去了。

真的走去了。

他要去對我爹說他想讓爹磕頭死掉的話。